

红

HONG

W

乌鸦

U YA

中国女人留学美国的西半球之夜

李文波 著
李美娜

本书旨在描写留美人员在爱情、婚姻、家庭方面的悲与喜、苦与乐,以此给人们以启迪:爱情是忠诚的性爱,婚姻是性爱的默契,家庭是情爱的乐园、性爱的归宿。只有用道德标准去衡量、约束、规范自己的行为才能得到温馨的爱情、婚姻、家庭。

在北美洲广袤的美国大地上,数十万留美游子,在国人眼中他们已经跃上了人生路途辉煌的颠峰,然而,我们亲眼目睹、亲耳所闻的“颠峰”上的人们却有那么多的不尽人意。



中国档案出版社

725
435

78498

红

HON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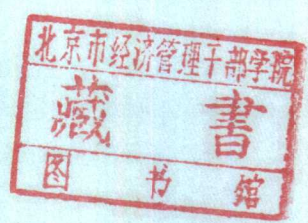
W

乌鸦

U YA

中国女人留学美国的西半球之夜

李文波 著
李美娜



中国档案出版社
2001·北京

责任编辑/管 辉

封面设计/杨 铭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红乌鸦/李文波,李美娜著. —北京:中国档案出版社,
2001

ISBN 7-80166-084-6

I. 红... II. ①李...②李... III. 纪实文学-中国-当代 IV. 1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1)第 070669 号

HONG WU YA

出版/中国档案出版社(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 21 号)

发行/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印刷/湖南省望城县湘江印刷厂

规格/850×1192 1/32 印张/13.75 字数/250 千字

版次 2001 年 10 月第 1 版 2001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4000 册

定价/23.80 元

写给读者

美国以它特有的诱惑力成为西方世界最吸引人的目标。无论人们怎样从多种媒介中有了“那里诱惑与压力同在，机遇与挑战并存，既是‘天堂’又是‘地狱’”的感性认识，但是，众多学子还是朝着它去了！众多垂青者还是朝着它去了！

然而，他们的家庭将如何存在？他们已有的或面对的婚姻又是什么？他们的爱情、个人情感在西方当今社会成为何物？这些虽然不是留美中国人生活的主要画面，无疑是他们精神世界的主体。

本书旨在描写留美人员在爱情、婚姻、家庭方面的悲与喜、苦与乐，以此给人们以启迪：爱情是忠诚的性爱，婚姻是性爱的默契，家庭是情爱的乐园、性爱的归宿。只有用道德标准去衡量、约束、规范自己的行为才能得到温馨的爱情、婚姻、家庭。否则，处于东方文明与西方现实临界的人们只能情愿或不情愿地去承受爱情、婚姻及家庭的变奏或裂变的冲击！

生活在北美洲广袤的美国大地上的数十万留美游子，在国人眼中他们已经跃上了人生路途辉煌的颠峰，然而，我们亲眼目睹、亲耳所闻的“颠峰”上的人们却有那么多的不尽人意。在大量的真人真事面前，使我们真切地感觉到中国传统的家庭模式、生活内涵在美国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和震荡。

当然，对爱情、婚姻、家庭一系列问题做全面的描述不是本书的想法和做法，让读者将本书的观点视为唯一准确的借鉴也不是本书的想法和做法，因为爱情、婚姻、家庭绝不是某个方面、某些事例就能解出的难题。我们只想从众多的事实中截取几组画面，打开几叶门窗供读者去了望、去观察、去了解当代中国人在美国的感情世界，用这个世界以示国人特别是那些希望、准备或是已走向西方世界的朋友：感情世界的伊甸园绝不会在毫无禁忌的浪漫处，用理智去珍惜你的爱吧！

作者

2001年8月

目 录

八月十五云遮月·····	(1)
芝加哥——多伦多国际特快列车·····	(19)
小巢困扰着她·····	(44)
假戏·····	(62)
阿龙真的“沦”了·····	(77)
没有画完的肖像·····	(94)
密西根湖边的独身女人·····	(105)
殿堂中的性变态·····	(119)
大哥·····	(136)
不要问我从哪里来·····	(153)
碰撞·····	(173)
白头翁的“情话”·····	(188)
他信奉仁慈·····	(210)
困惑·····	(226)
芝加哥——明尼阿波利斯·····	(242)
无情的情人·····	(256)
悔·····	(269)
东方美·····	(284)

汉斯夫人·····	(297)
在唱的背后·····	(309)
爱的变幻·····	(325)
鹬蚌相争·····	(336)
饮泣吞声·····	(353)
自嘲·····	(367)
她想有个家·····	(378)
一切只为了他与她·····	(392)
震荡·····	(407)
拉斯维加斯之夜·····	(420)

八月十五云遮月

一轮明月高高地挂在天边，又是一个中秋之夜。

房间内，舞会还在继续。在“迪斯科”音乐强烈而疯狂的节奏声中，玲玲坐在客厅角落里宽大松软的沙发上，出神地望着眼前一对对钩手搭肩，踮蹦舞着的人们，脑中仍然萦绕着刚刚过去的那一幕幕触人心弦的情景……

也不知刚才是谁出的主意，非要今晚所有到会的来宾每人出个节目。晚会的主人赵军首当其冲表演了一段自编的单口相声，题目叫做“我来美国干什么来了？”。实际上，相声内容是赵军的一位朋友刚来美国的一段亲身经历。当赵军学着广东话的腔调，绘声绘色地表演着他的拿手好戏时，不了解他的人，谁能知道他其实不是演员，而是个精明的生意人：“……离开长春老家，到了洛杉矶的第二天，我就到了一家广东人开的中国餐馆去找工作。”

餐馆老板问我：僱费（你会）英文吗？

我说：不会。

不费英文？……那……僱费不费广东话？

我说：广东话我就更不会了！

几么（怎么）？僱连广东话也不费？么搞错？在米（美）国，广东话就是国语哎。

我说：这我可没听说过。

席(什)么?没听说过?老板惊讶地瞪圆了眼睛,偏不费英语,更不费广东话,那你跑来美国干什么?

是呀,说得没错!我跑美一国一干一什一么一来一了?

赵军的单口相声,博得了满堂喝彩声。

赵军的单口相声说得真好,玲玲在想:不懂英文,也不懂广东话,我跑到美国究竟是干什么来了?玲玲不断在心里向着自己发问。

说实在的,出国前,玲玲梦寐以求的是美国,怎奈当时走得太急,来不及在美国找到一个可靠的关系,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才不得不接受了丈夫迟宾的建议,跟着迟宾的一位家在非洲肯尼亚的朋友,伊朗人穆罕默德去了肯尼亚的首都内罗毕。

玲玲当时都不知道自己是怎样跟着那位满脸长着浓密络腮胡子的伊朗人穆罕默德登上飞往非洲的班机的。她知道,迟宾已经永远抛掉了对她的一往情深,为了他和罗红的暧昧关系,他要把玲玲从他的生活中永远踢开。

但是,玲玲不能没有迟宾。这么多年来,若不是迟宾的父亲一直在上级主管部门担当要职,恐怕玲玲早就死在那夏天蚊蝇成群冬天白雪茫茫的北大荒了。从北大荒到参军,从部队到北京,从北京到上级主管部门工作,再从上级主管部门跑出来跟着迟宾开公司做生意,哪样都离不开公公或公公的老朋友签署的红头批文。再说,离开了迟宾,就等于让她彻底放弃眼前的一切:洋房、“卡迪拉克”、高级时装和年收入上百万的国际贸易公司……而最使玲玲伤感的是,她可能再也没有

资格参加那每年一次的中秋节家庭超级聚会了。在聚会上，迟宾每每将所有的亲朋好友都请了来，内中有社会名流，政界要人，商界巨贾……而玲玲则浑身散发着珠光宝气，笑吟吟地穿梭往来于宾客之间，引得玲玲那些女友不约而同地将艳羡的目光倾注到玲玲的身上，仿佛在说：“瞧我们玲玲，多了不起，一个电车司机的女儿，如今变成了上流社会的贵夫人！……”玲玲永远也忘不了同穆罕默德登机赴非洲的头天晚上，和迟宾的最后一次谈话，那天有生以来第一次令玲玲痛彻肺腑的谈话，将永远深深地铭刻在玲玲的记忆中：

“迟宾，说真的，你还爱我吗？”玲玲偎依在迟宾的怀里，双眼紧紧地盯着迟宾，天真地问。

“哎呀，你又……你又来了。”迟宾避开玲玲的目光，嘴里嗫嚅着：“这叫我怎么说呢？……不爱你，我今天跑来干什么？不就是想最后陪你一次吗？……”

“怎么？最后陪我一次？……”玲玲不觉得心中一阵酸楚。她想起了北大荒，想起了北大荒那个寒冷的冬夜，她和迟宾疲惫不堪地踏着深深的积雪，顶着凛冽的寒风，赶回驻地的情景，她还清楚地记得，迟宾当时不知从哪儿找来一条又脏又黑的破麻袋，紧紧地裹在她的身上，以及回头看时，雪地上留下的那一排排深深的脚印……

玲玲抚摸着自已手腕上的被罗红咬过的伤痕，强忍着眼中的泪水，恋恋不舍的望着迟宾：“我真的不懂，我哪点比不上那个‘母老虎’罗红？”

“哎呀，不是这么说，我跟你说过多少遍了，要不是那笔生意是她爸爸给批的条，我能跟她有‘那个’？再说，我一提出要

离开她，她不是说要杀我，就是说要自杀，再不然，就是抱着瓶‘老白干儿’拼命往嘴里灌，你让我怎么办？……所以我说，你先跟穆罕默德到内罗毕去，等我甩了她，你再回来，要不然，你在那边混好了，或有了居留权，我跟你出去不就行了？……”。

“这算是那门子事儿？”玲玲发狠将迟宾推向了一边，她不相信迟宾说的话，但迟宾所言似乎又不无道理。不过，事情既然已经到了这一步，也没什么好犹豫的了。“走吧……”玲玲在心里对自己说，“说不定在外边儿混好了，迟宾还会回到我身边，如果混不好，我发誓永远也不回北京！哼！母老虎，咱们等着瞧！……”

玲玲当时就是怀着这种既复杂又矛盾的悲切心情，跟着伊朗人穆罕默德，跨越千山万水，飞到了那烈日炎炎的非洲。

初到内罗毕，玲玲有着说不尽的新奇之感，特别是当穆罕默德出于同情心而带着玲玲游览了大半个非洲时，玲玲尽情领略了以前只有在画报和图片上才能欣赏到的异国风光。因此，与迟宾离别后的痛苦，也暂时烟消云散。但久而久之，玲玲突然觉得厌烦了。除了有时偶尔到穆罕默德开的酒店帮帮忙外，玲玲几乎成天无所适事地呆在穆罕默德家里，她觉得自己在虚度光阴。此外她不喜欢穆罕默德的母亲萨姆罕一年到头裹在身上并遮盖着大半个脸的那身黑衣裳，她也不习惯穆罕默德几乎每天晚上下班后，喝得醉薰薰的到她的房间，一坐就是大半夜，玲玲觉得那是“穷极无聊”；再者，她也无法适应非洲的气候。玲玲开始想家了。

一天夜里，玲玲挂通了北京家里的电话。本来她以为迟宾会像往常那样关心地问这问那，但她万万没想到迟宾那天

却是在和罗红的打情骂俏声中，极不严肃地在国际长途电话中和她打“哈哈”。她听到了，到后来，她全都听到了，电话里不但传来了她所熟悉的那张“席梦思”床有节奏的“嚓嚓”声，还传来只有她和迟宾才知道的，那夫妻间“特有的”声音……

玲玲觉得受骗了，她几乎绝望了。

就在那天晚上，玲玲怀着一种无可言状的复杂心情，毅然决然地敲响了穆罕默德的房门，投入了这位“中东汉”那毛茸茸的怀抱……

然而迟宾并没有完全忘掉玲玲。凭心而论，他觉得玲玲心地蛮好的，只是玲玲文化水平低，才初中水平。有的时候为人处事太缺“心眼儿”。再者，玲玲的外观形象稍稍差了点儿，毕竟快四十的女人了，外加玲玲又总是喜欢絮絮叨叨，挺招人烦。因此，除了一年一度的中秋节家庭超级聚会外，但逢生意或外交场合，迟宾从来不带玲玲。

对于外贸大学毕业的罗红，迟宾又有着不同的评价。他认为罗红年龄刚刚二十出头，年青漂亮，文化层次高，而且人又精明，是个生意场上难得的女“公关”。绝对是自己事业上的好帮手，而最重要的是，迟宾的父亲年事已高，将届退休年龄。而罗红的爸爸才五十出头，且身居要职，用迟宾自己的话讲：“在生意上，离不开罗红家的‘老爷子’”。但是，罗红厉害得很，既“刁”且“泼”，不是迟宾所喜欢的那种“东方温柔型”。这也是迟宾下不了决心和玲玲离婚而和罗红正式结合的主要原因。但叫迟宾头痛的是，在玲玲去非洲后不到一个月，罗红怀了孕。尽管迟宾费尽了口舌，试图说服罗红将胎儿“打掉”，但罗红说死不肯。万般无奈，迟宾只好听天由命。

这天，也不知是哪根神经驱使，迟宾突然动了恻隐之心，似乎是在自己的潜意识里，迟宾突然朦朦胧胧地感觉到，他该帮一帮玲玲。他应该将玲玲弄出连他自己也不喜欢的非洲。这样做的原因，是要给自己的将来留条后路，还是念及旧情？迟宾自己也说不清。总之，迟宾拨通了一位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做访问学者的老朋友的电话。

在电话里，迟宾直言不讳地向老朋友表述了自己的想法，请他帮忙把玲玲“弄”过去。老朋友也爽快地表示说帮忙绝无问题，但自己刚来美国不到一年，人地两疏得等等看。事后大约有半年时间，迟宾以为此事根本无望，也就没有再提起。但突然有一天，那位老朋友从加州给迟宾打来了长途，说他新认识了一位从长春来美国已五年的朋友，现在住在芝加哥。名叫赵军，是个非常成功的生意人，听说了迟宾的“背景”后，表示愿意帮玲玲以旅游身份办到美国去，但做为交换，他希望自己在国内的两笔大生意迟宾能够帮忙。

当迟宾问及赵军所期望帮忙的两笔生意是怎么回事时，对方回答说，一笔是到国家金融部门“拆借资金”，而另一笔则是三百万吨的化肥批文，迟宾爽快地答应了。因为碰巧，这两笔生意的主管部门领导人一位是迟宾父亲的老部下，而另外一位，又恰恰是罗红爸爸的老朋友，因此双方一拍即合。为了生意人之间的信用，迟宾还和赵军就此事签字盖章，通过传真，搞了一份像模像样的正式协议。就这样，玲玲在赵军的帮助下，在美国驻内罗毕领事馆拿到了赴美国的旅游签证。

但是，就在玲玲兴高采烈地做着赴美前的准备时，麻烦事儿来了：穆罕默德和他的母亲萨姆罕死活不放玲玲走，先是穆

罕默德一听说玲玲要走，索性将他的酒店关了门儿，成天抱着瓶儿“伏特加”喝得醉眼猩红，哪怕玲玲说一千道一万，他就是死搂着玲玲不肯松手。后来，萨姆罕又披挂着那身“战袍”亲自上阵，试图降服玲玲。

“真卑鄙，真无聊！穆罕默德你过来！……”玲玲气得双脚蹦着高，歇斯底里般操着半生不熟的英文冲着穆罕默德叫喊着：“……你怎么什么都跟这个老太婆讲？……我告诉你，你们如果不放我走，我就叫警察！……我就自杀！”说罢，玲玲一把夺过穆罕默德手中的“伏特加”仰起脖子就往自己嘴里灌……

没想到玲玲的这招儿还真灵。只见穆罕默德和萨姆罕飞快地冲上前，一个用双手拼命抢夺玲玲手中的酒瓶子，另一个则死死地抱着玲玲的头，使劲儿往后掰：“玲玲，你不要死，你……你可以走，哎呀，我们是在跟你开玩笑……。”穆罕默德和萨姆罕几乎是在哀求玲玲……

玲玲握着酒瓶子的双手松开了……她胜利了！

但是玲玲的胜利，不是没有代价的。从那天之后，玲玲整整一个星期没出门，几乎是一天二十四小时，都在陪伴着穆罕默德……

玲玲一生中都有不会忘记在内罗机场候机大厅里，同穆罕默德和萨姆罕离别的情景：萨姆罕双眼红肿，手中握着一块已经湿透了丝绸手绢儿，捂在鼻子上，轻声吸泣着，哽咽着，颤抖着……稍顷，萨姆罕又从身上摸出一叠百元美钞，硬是塞到了玲玲的口袋里。

穆罕默德则用满布血丝的双眼和呆滞的目光，痴痴地望着玲玲，嘴里还在不停地喃喃着：“玲玲，你不会忘记我吧？”

玲玲强忍住眼中的泪水，没让它流下来，但当她登上飞机，走进了飞机的座舱之后。她忽然感觉着心中涌上一种莫名其妙的，深深的失落感。而当飞机在巨大的轰鸣声中把她带到那湛蓝色的天空中的一霎那，玲玲禁不住透过舷窗，无限深情地凝望着那一望无际的金色的非洲大地，突然间，她放声大哭起来……她在心中一遍又一遍地反复问自己：“玲玲，你是否应该永远地，或者哪怕是暂时地陪伴在穆罕默德和萨姆罕的身旁？……”

芝加哥，这一美国第二大国际贸易和金融都市，以及全美国防和高科技中心城市，以她那特有的雄姿和辉煌的历史，像一颗璀灿的明珠，镶嵌在与加拿大仅一水之隔的碧波粼粼的密西根湖畔上。

当玲玲在夜幕下飞临芝加哥上空时，她被舷窗外的奇异景象惊呆了，美丽的芝加哥，就像是巨大无比的，用亿万颗熠熠闪光的宝石纺织成的一条五彩银河，一望无际地向着远方扩展，延伸，勾织在那星光灿烂的天幕上……

“芝加哥，你太美丽了！美丽得简直无法让人用‘美丽’来形容……”

玲玲出神地望着那窗外迷人的夜色，不停地感叹着……

赵军的家，座落在依山傍水的芝加哥郊外富人区，那是一幢模仿欧洲“哥德式”建筑风格的现代化别墅。房前是风光秀丽的日内瓦湖，房后是苍松劲翠的岡瓦斯山。看起来，房子的主人一定是个不错的装璜师或出色的园丁，房前的草坪修剪得干净整齐。房屋的四周，错落有致地环绕着的各色鲜花，姹红嫣紫，争相竞妍。花丛中，还架设着无数只彩灯，将整个

房前房后照射得像是欧洲古典宫廷花园一般……

当玲玲见到赵军和他的妻子小西时，她再一次惊呆了。

看上去，赵军不过四十出头，矮矮的个子，又黑又瘦，一双眯缝眼儿，留着个“刺儿头”，还穿了一身国内已经早就不时兴了的带着黄色彩条的藏蓝色尼龙运动衫。

小西二十出头年纪，长得又矮，又黑，又胖，也留着不男不女的“长刺儿头”，下身穿了件看上去就像是用一条旧床单儿重翻剪做成的，边缘高低不齐的碎花裙子，上身又不中不西的紧紧裹着一件超短型无袖丝织坎肩儿，圆鼓鼓小肚子上，还暴突突得露着个肚脐眼儿……。玲玲无论如何不敢想象，他们就是这所高级别墅的主人。

因此，见面后还没说上几句话，玲玲就禁不住脱口而出：“你们可真不得了哎，这房子多少钱？”

“一百多万。”赵军不屑一顾地回答道。

“啊？一百多万美元？……来美国才五年，他们哪儿来那么多钱？”……玲玲心中不无新奇，疑惑不解。

日子久了，小西有一天喝多了酒，才神秘地告诉玲玲：“赵军原来是国家外贸部门派到美国来的贸易代表，后来跟他的‘头儿’干了一架，就跑了，不给他们干了，并且把所有客户都拉走了。再后来，就‘发’了。事情就这么简单！……”

“原来事情就这么‘简单’？”玲玲听了小西吐露的秘密后，一开始，心里挺不是滋味儿，后来想想，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反正这年头，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而如今的人们又都是以胜败来论英雄。甭管人家怎样，人家“发”，人家有钱，人家就是成功者，就英雄！什么道德？什么标准？什么良心？说

难听点儿,那都该统统叫做“扯淡”!

因为迟宾的爸爸有着特殊的背景,毫无疑问,作为迟宾的合法夫人,玲玲不但能够长期在赵军家里免费吃住,而且还受到了赵军夫妇上宾般的礼遇。每天一大早,不是赵军亲自下手为玲玲做早餐,就是小西带着玲玲到广东餐馆去饮早茶。餐毕,赵军一般都要去自己的公司处理业务,而小西则陪着玲玲打网球,看电视,聊天儿。高兴了,就到日内瓦湖去游泳,或者由赵军开车送她们去看电影,逛商店。到吃午餐时,小西总会扔给玲玲一大堆各类餐的菜单,要玲玲点,然后,小西再给玲玲点中的餐馆打电话,让餐馆的服务生把饭送到家里来。晚餐则毫无例外,一律到外面去吃。算起来,玲玲住在赵军家已经四个多月了,她几乎在赵军和小西的陪伴下,尝遍了芝加哥的所有风味餐馆和酒店,而从未在赵军家里用过晚餐。特别是刚下飞机的第二天,赵军不知怎么打听到玲玲最喜欢吃日本风味的生鱼片,亲自开了三十英里的车,带着玲玲到芝加哥最昂贵的一家日本餐馆去“尝鲜儿”。而本来赵军从来不沾生鱼片,那天却硬是陪着玲玲吃了两大盘。第二天,玲玲才知道,当天夜里,赵军起来腹泻了十几次,差点儿住医院。为这事儿,玲玲一扫见面时,对赵军和小西的不好印象,着实感动了好几天。

而最让玲玲感动的是,她的旅游签证总共是三个月的期限,到三个月头时,赵军特意花钱雇了个律师,又帮助玲玲续延了三个月,可是,眼看又要到期而不能再延了。正当玲玲天天为此事发愁时,赵军却拍着胸脯安慰玲玲:“怕什么?大不了你先回北京一趟,我再把你办过来!”